



中国 柯尔克孜语 南部方言研究

胡毅 著

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的特点
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的语音系统
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的词汇系统
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的语法系统

新疆大学出版社

The study of south dialect of Kirghisz language in China

- Chapter I Introduction
- Chapter II A feature of south dialect
- Chapter III Phonetic system of south dialect
- Chapter IV Lexical system of south dialect
- Chapter V Grammatical system of south
dialect
- Chapter VI Concluding remarks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一、中国柯尔克孜族概况 (1)
- 二、中国柯尔克孜语及方言调查情况 (3)
- 三、国内外专家对柯尔克孜语方言的研究及其观点 (5)
- 四、本书所用语言材料的来源及材料使用方法 (18)
- 五、本书使用的音标符号 (20)

第二章 南部方言的特点

- 一、南部方言的语音特点 (22)
- 二、南部方言的词汇特点 (32)
- 三、南部方言的语法特点 (38)
- 四、关于康克尔土语 (41)

第三章 南部方言的语音系统

- 一、元音音位 (46)
- 二、辅音音位 (50)
- 三、音节结构 (57)
- 四、重 音 (59)
- 五、元音和谐律 (60)
- 六、语音变化 (62)

第四章 南部方言的词汇系统

- 一、词汇的构成····· (66)
- 二、主要的构词附加成分····· (76)
- 三、借词····· (82)

第五章 南部方言的语法系统(词法)

- 一、名词····· (86)
- 二、形容词····· (98)
- 三、数词····· (101)
- 四、量词····· (104)
- 五、代词····· (105)
- 六、动词····· (109)
- 七、副词····· (137)
- 八、后置词····· (140)
- 九、连词····· (142)
- 十、助词····· (146)
- 十一、叹词····· (148)
- 十二、摹拟词····· (150)

第六章 结 语····· (151)

参考文献····· (158)

附 录

- 一、南部方言话语材料····· (159)
- 二、南部方言常用词汇表····· (194)

后 记····· (243)

第一章 导 言

一、中国柯尔克孜族概况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有关柯尔克孜族的最早记载，见于我国的《史记》和《汉书》。据两书记载，两汉至曹魏时期，称柯尔克孜族为“鬲昆”、“坚昆”、“隔昆”。又据《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等记载，两晋南北朝至隋称柯尔克孜为“护骨氏”、“契骨”、“纥骨”、“居勿”，唐时称柯尔克孜为“坚昆”、“纥纒斯”、“黠戛斯”。据《辽史》记载，辽宋时期称柯尔克孜为“辖戛司”、“黠戛司”、“纥里迄斯”。元明称为“吉利吉思”和“乞儿吉思”。这些称呼都是“柯尔克孜”这一名称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不同汉译。清代称柯尔克孜为“布鲁特”。“布鲁特”是西部蒙古人卫拉特部对柯尔克孜人的一种称呼。^①

我国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帕米尔和昆仑山麓。据1995年统计，我国柯尔克孜族共有154 560人（不包括东北柯尔克孜人在内），其中约有90%分布在新疆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所辖的阿图什、阿合奇、乌恰、阿克陶等三县一市，其他的一部分分布于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额敏、特克斯、昭苏等县，一部分分散在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干、乌什、阿克苏、温宿、英吉

^① 参见杜荣坤、安瓦尔著《柯尔克孜族》，民族出版社，1991。

沙、莎车、叶城、皮山等市县。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等地也有少量的柯尔克孜族人居住。

柯尔克孜族中绝大部分人用柯尔克孜语作为主要交际工具。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我国同属这一语族的还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图瓦语和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语，柯尔克孜语和同语族的语言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在词汇上有很多的同源词，在语法上有许多共同的语法范畴及同一来源的语法形式。但是柯尔克孜语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有些还是比较特殊的。如在语音方面，元音分长短，元音和谐更严整。在语法方面，有同语族的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助词 *ele* 和构成表示过去时形动词否定形式的 *elek*，以及表示动词多次过去时的附加成份 *-ču/-cū*。在词汇方面，畜牧业词汇非常丰富，阿拉伯语、伊朗语借词较维吾尔、乌孜别克等语言中的要少。

柯尔克孜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这两个方言基本上是以克孜勒苏河为界划分的。习惯上把河以北地区称为北部方言区，把河以南地区称作南部方言区。操北部方言的柯尔克孜族约有 10 万人，操南部方言的柯尔克孜族约有 5 万多人，柯尔克孜族的文学语言是以北部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柯尔克孜语方言的划分与历史上柯尔克孜部落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过去，柯尔克孜族部落分为“色尔特克勒克”（外部）或“奥吐孜吾勒”（30 个儿子），“依其克力克”（内部）或“翁吾勒”（10 个儿子）两大部。“色尔特克勒克”又分为“骚勒”（左翼）、“昂”（右翼）两支，属于这两支的有冲巴额什、库曲、蒙杜孜、克塔依、巴斯孜、切力克、撒勒巴额什、布务、蒙古勒岛尔、蒙古什、撒牙克、阿迪格乃、塔阿依、交奥什、骚勒套等大、小部落和若干氏族。“依其克力克”分为克普恰克、乃曼、凯赛克、台依特等部落和若干氏族。“色尔特克勒克”各部落绝大多数分布在克孜勒河以北地区，“依其克力克”各部

落都分布在克孜勒苏河以南地区。部落的划分和分布与方言的划分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①

前苏联的语言学家在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柯尔克孜语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柯尔克孜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有的人提出分为北部方言和东南方言、西南方言),他们也都注意到了在研究柯尔克孜语的方言划分上应结合部落的划分去研究。有的研究者,比如穆卡木巴耶夫甚至提出应将柯尔克孜语划分为“依其克力克”方言和“特什克勒克”方言。^②看来在方言的划分上,中外学者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方言的形成同部落划分的关系。

二、中国柯尔克孜语及方言调查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为了发展柯尔克孜族的语言文字,曾先后进行过五次柯尔克孜语言及方言调查。第一次是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2月。为了解决柯尔克孜族的文字问题,受组织的委派,胡振华先生深入柯尔克孜族地区,对乌恰、阿图什、阿合奇、特克斯等县的柯尔克孜语情况作了初步了解,并参加了1954年7月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柯尔克孜文研究会提出的柯尔克孜文规范化方案的讨论。这次调查后,写出了柯尔克孜语简况及有关柯尔克孜文方案(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汇报。第二次是在1955年6月至8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进行的柯尔克孜语方言调查,参加这次柯尔克孜语方言调查的有胡振华、阿满、阿帕斯、何力西、塔阿依、李进等。共调查了乌恰县乌鲁克恰提、玻斯坦铁列克、图尔呷特、阿图什市卡拉居勒、阿克陶县恰

^① 参见胡振华著《柯尔克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参见胡振华《柯尔克孜语方言研究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

尔楞、卡拉开其克、阿合奇县乌奇、卡拉布拉克等 8 个地区的柯尔克孜语，重点调查的是乌恰县的柯尔克孜语。有些地区由于时间关系，未能亲自下去，就在喀什市里找来该地区的人前来记录。这次调查，除了解了柯尔克孜语方言情况外，还注意比较了我国柯尔克孜语与苏联吉尔吉斯斯坦柯尔克孜语的异同。调查后写出了柯尔克孜语调查汇报，收入《新疆民族语言调查汇报》，并于 1955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作了介绍。对我国柯尔克孜语言及方言的第三次调查始于 1956 年 7 月，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新疆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历时一年，至 1957 年 6 月结束。民族语言调查第 6 工作队下设柯尔克孜语调查分队，胡振华先生担任分队长。同时参加调查的有朱玛洪、胡加西、艾力亚孜、努斯热提、朱志宁、白恩荣、袁宗良等。前后调查了乌恰县乌鲁克恰提、黑孜苇、托云、玻斯坦铁列克、玻吕套考依，阿图什市卡拉居勒，阿合奇县乌奇、阿合奇、卡拉奇、阿克陶县县城附近，乃曼麦来、卡拉开其克、朱鲁克巴什，盖孜河附近的毛吉、布隆阔勒，特克斯县阔克铁列克、昭苏县沙陀等地的柯尔克孜语。对额敏县达楞吐尔更信奉喇嘛教的柯尔克孜族人使用的语言，对阿克陶县“奥依塔额勒克”人使用的语言也进行了调查了解。这次调查，搜集、记录的材料非常丰富，对划分我国柯尔克孜语方言及推动柯尔克孜语文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第四次调查是在 1980 年 6 月底至 8 月初。为了弄清东北柯尔克孜语的情况，胡振华先生去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柯尔克孜大队及富裕县牧场七家子，对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及其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发现这里的柯尔克孜语与新疆柯尔克孜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它不是柯尔克孜语的一个方言，而与前苏联境内的哈卡斯语非常接近。调查后，胡振华先生写出了《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语言调查报告》。第五次调查是在 1983 年。新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玛克来克和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语委会玛合苏提等先生深入南疆柯尔克孜族一些地区进行了调查,对方言的名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①

三、国内外专家对柯尔克孜语方言的研究及其观点

柯尔克孜语言及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起步较早。11世纪我国维吾尔族著名的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的序言中曾写到他在深入各地进行语言调查时,也到过柯尔克孜地区,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对柯尔克孜语进行的调查。前苏联的学者们在柯尔克孜语言及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拉德洛夫(В. В. радлов)、尤达欣(К. К. юдахин)、巴特曼诺夫(И. А. батманов)、阿布都勒达耶夫(Э. абдулдаев)、穆卡木巴耶夫(Мукамбаев)、巴克诺娃(Г. бакнинова)、康都恰劳娃(Кандучалова)、斯德考夫(Ж. сыдыков)、别依舍凯耶夫(И. бейшекеев)、奥鲁孜巴耶娃(Б. О. орузбаева)、尤努萨里耶夫(Б. М. юнусалиев)等,他们都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努萨里耶夫出版了他的《柯尔克孜方言学》专著。这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方言学著作,因而被作为吉尔吉斯斯坦高等学校语文学系学生通用的教科书。^②在我国柯尔克孜语言及方言调查和研究方面,胡振华先生所花心血最多,成果也最多。

关于柯尔克孜语方言的划分,中外专家的认识从总体上看是比较一致的,即一般都认为柯尔克孜语方言之间区别不大,通话和交流毫无问题。语音上有一些差别,但基本上有规律可循。词汇上虽有区别,但属于方言词的数量并不太多,至于语法上的差别就更小了,无非是有的语法形式在一种方言里存在而在另一种方言里

^① 参见胡振华《关于柯尔克孜语言调查的一些情况》(油印本),1983。

^② 参见胡振华《柯尔克孜语方言研究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

却没有。方言的数量也不像有的语言那样多,从专家的分析来看也就是两种或三种。现将中外专家学者的观点简述如下:

1. 巴特曼诺夫分类法^①

柯尔克孜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其中北部方言有6个语音特点和1个形态特点。

(1)按照元音的使用情况,北部方言还可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使用长元音,而另一类是在长元音的位置上使用复合元音。比如,一类使用长元音 oo,另一类就使用 ow。

(2)词首保留鼻音 n 或脱落。

(3)词首使用清辅音 p 或浊辅音 b。

(4)处于两个元音之间的浊塞音 b 弱化为擦音 v,如 barablız > baravlız。

(5)根据使用清辅音 s 还是使用浊辅音 z 可将北部方言分为三个小类。

(6)附加成份 -luu 和 -lıq 缀接在以 r 结尾的词后时, l 读作 l 或读作 d。

(7)在形态变化上,动词的现在时有三种变体 bara jatat || baratat || bara jatır。

根据上述特点,巴氏将北部方言划分为七个土语。

关于南部方言,巴特曼诺夫列出以下特点:

(1)没有长元音,而代之以复合元音。

(2)短元音数量减少。换句话说,即不是9个短元音,而是5个。(即将 a 与 e、o 与 ö、u 与 ü、i 与 ĩ 分别合并,再加上元音 ä——作者注)。

(3)次低元音 ä 作为元音音位的使用。

(4)词首多使用清辅音 p。

^① 参见尤努萨里耶夫著《柯尔克孜方言学》,伏龙芝,1971,73--75页。

- (5) 在使用塞擦音 j 的同时,词首也使用擦音 y。
- (6) 擦音 x 的较早使用。
- (7) 在个别土语中,喉擦音 h 作为音位出现。
- (8) 词干中和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和谐律已遭破坏。
- (9) 吸收了乌孜别克语中的一些重要词汇。
- (10) 复合句使用连词 ki。

2. 尤达欣分类法:^①

尤达欣认为方言划分不但要依据地域原则还应考虑柯尔克孜族的部落构成。这种划分应当分为两个层次进行。根据第一个层次的特征也就是唇擦音 w 和次低元音 a 的存在与否可将柯尔克孜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在南部方言中,又可以根据第二个层次的特征进行再分类,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作为动词否定形式的标志“-ba”附加成分之前的词根中的边音 l 的脱落或保留。第二,在其他方言中的助动词 ele 的位置上使用 ede。第三,其他方言中使用助动词 jiber 之处换用 jügör。

依据上述第二层次上的三个特征可从南部方言中再划分出“伊奇克里克”土语。

而对于北部方言来说,在第二层次的特征方面,仍是根据先前的分类标准 s—z 的使用来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南部方言是归入“z”土语的。而北部方言内部又可分为两类:“s”土语中包括骚勒套、撒勒巴额什和撒牙克;而“z”土语则包括了其他的部落。

3. 尤努萨里耶夫分类法^②

尤努萨里耶夫认为柯尔克孜语言中由于人们生活区域的不同和部落的不同而造成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大多表现在语音方面,也能从词汇和语法方面反映出来。他还认为没有必要把语言中的所有特点都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只要根据日常生活词汇或语法

^① 参见尤努萨里耶夫著《柯尔克孜方言学》,伏龙芝,1971,76页。

^② 参见尤努萨里耶夫著《柯尔克孜方言学》,伏龙芝,1971,77—82页。

意义的特点进行分类就可以了。其标准如下：

语音方面

- (1)次低元音 *ä* 作为音位的使用与否。
- (2)在原始根词词首是否有浊音 *ğ* 或 *g*。
- (3)在助动词 *ele—ede*、*jiber—jügör* 中,使用前者还是后者。
- (4)词首是否以使用清辅音 *p* 为主。

语法方面

- (1)动词的复数范畴是否通过附加 *-lar* 来表示。
- (2)第三人称领属人称附加成分后的个别格附加成分有新的变化形式。

- (3)第二人称祈使式是否使用 *-ing* 附加成分。
- (4)是否使用 *ki*、*yām*、*lākin* 等连词。
- (5)在数词中是否使用 *-tā* 附加成分。

词汇方面

- (1)在使用共同基本词汇的同时,是否还使用方言中的同义词。

- (2)有没有使用蒙古语词汇的情况。

根据上述标准可将柯尔克孜语划分为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和西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有如下特点：

- (1)语音方面有 8 个短元音和 6 个长元音,词首以浊塞音 *b* 为主,助动词使用 *ele*、*jiber* 等形式。

- (2)语法与文学语言相同,没有例外。

- (3)词汇方面以柯尔克孜语基本词汇为主,同时有西南部方言中所没有的 *belen*、*baraan*、*kereez* 等蒙古语借词。

北部方言可进一步划分为塔拉斯土语、楚伊—天山土语、伊塞克—库勒土语和混合土语(介于南北方言交界区的土语)

东南部方言有如下特点：

语音方面

(1) 8 个短元音和 6 个长元音之外, 还有第 9 个短元音 \bar{a} 及相应的长元音 $\bar{a}\bar{a}$ 。

(2) 词首多见清辅音 p 。

(3) 使用助动词 ele 和 $jiber$ 等形式。

语法方面

(1) 第二人称祈使式采用 $-l\bar{ng}$ 附加成分。

(2) 有构成集合数词的 $-t\bar{a}$ 附加成分。

(3) 有连词 $y\bar{a}m$ 、 ki 、 $l\bar{a}kin$ 等。

词汇方面

(1) 在使用柯尔克孜语共同词汇的同时, 还吸收了塔吉克语和乌孜别克语中的同义词, 并发挥积极作用。 $\check{c}ong - kette - k\bar{a}tt\bar{a}$, $pal - asel \parallel \bar{a}s\bar{a}l$, $ba\check{s} - kelde \parallel k\bar{a}ll\bar{a}$ 等。

(2) 有在共同阿尔泰语时代从蒙古语中吸收的 $belen$ 、 $kerce\check{z}$ 、 $baraan$ 等词。

东南部方言可分为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

东部土语的主要特点有

(1) 以长元音代替复合元音。

(2) 辅音 s 、 z 不能交替使用。

(3) $-l\bar{r}$ 、 $-l\bar{r}l$ 不是主要的附加成分。

西部土语的主要特点有

(1) 主要使用复合元音。

(2) 在有些词中, 有用 uy 代替长元音 uu 的现象, 如: 不是 $tuura$ 而是 $tuyra$ (作动词用时)。

(3) 辅音 s 、 z 可交替使用。

(4) 四个助动词的现在时形式为 $-l\bar{r} \parallel -l\bar{r}l$ ($j\bar{a}tl\bar{r} - j\bar{a}tl\bar{r}l$)

操西南方言的柯尔克孜族人属于“依其克里克”部落, 所以也可以把西南方言称作“依其克力克”方言。

依其克力克方言有以下特点

语音方面

- (1)有短元音 ä 和长元音 ää。
- (2)有复合元音。
- (3)辅音 s, z 作为独立音位已分化。
- (4)词首以清辅音 p 为多。
- (5)词首(一般为拟声词和借词)有浊辅音 ğ 和 g 出现。
- (6)动词在缀接某些附加成分时,边音 l 脱落。
- (7)使用助动词 ede 和 jügör。

语法方面

(1)动词有-lar 附加成分。如:aytattar、aytqandar、ayttllar、aytlšattar、aytlšlptllar、aytlšsalar 等。

(2)在第三人称领属人称附加成分之后的变格附加成分,有些不同的形式。如:ataslni、ataslga、ataslda、atasldan。

(3)集合数词有-tä 附加成分。如:birtä、ekitä。

(4)第二人称祈使式采用-Ing 附加成分。如 barIng || (文学语言)barIngiz。

(5)有连词 yäm、läkin、ki 等。

词汇方面

(1)在使用柯尔克孜语共同词汇的同时,又从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中吸收借词并发挥特别积极的作用。如:cong-kättä, pal-äsäl, baš-källä。

(2)没有在阿尔泰语时代借自蒙古语的 belen、kerez、baraan 等词。

4. 穆卡木巴耶夫分类法^①

柯尔克孜语可划分为“特什克勒克”和“依其克力克”两大方

^① 参见尤努萨里耶夫著《柯尔克孜方言学》,伏龙芝,1971,83页。

言。其中“依其克力克”方言的特点包括有元音音位 \bar{a} 和唇擦音 w ；名词变格时，有的在第三人称领属人称附加成分后增加辅音 $-n$ ；动词附加成分 $-lar$ 的使用以及助动词不用 ele 而用 ede 等。南部和北部的其他方言则都归“特什克勒克”方言。

5. 阿布都勒达耶夫分类法^①

同意柯尔克孜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的观点。同时认为南部方言还可分为三个土语，即：依其克力克土语、加额交勒—阿拉布卡土语和中南土语。北部方言也可分为四个土语，即：塔拉斯土语、楚伊土语、伊塞克—库勒土语和天山土语。

我国柯尔克孜语专家胡振华先生根据中国柯尔克孜语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尔克孜语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即：克孜勒苏河以南地区说南部方言，克孜勒苏河以北地区说北部方言，乌恰县乌鲁克恰特地区处南、北方言之间，可以划分为一个单独的土语，但基本上属于北部方言。^② 南、北方言的主要差别如下：

语音方面

(1) 南部方言有 9 个短元音： $i, e, \bar{a}, a, l, o, u, \bar{o}, \bar{u}$ 和 7 个长元音： $ee, \bar{a}\bar{a}, aa, oo, uu, \bar{o}\bar{o}, \bar{u}\bar{u}$ 。而北部方言是 8 个短元音和 6 个长元音。南部方言比北部方言多出了短元音 \bar{a} 和长元音 $\bar{a}\bar{a}$ 。

(2) 南部方言中为非长元音的，北部方言中则为长元音。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qatlq	qatuu	硬
ačlq	ačuu	酸、辣
tarlq	taruu	小米

南部方言个别土语中的 $-ow, -uw, -öw$ 在北部方言中都是长

^① 参见尤努萨里耶夫著《柯尔克孜方言学》，伏龙芝，1971，83 页。

^② 参见胡振华《柯尔克孜语方言研究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

元音。如：

南部方言(个别土语)	北部方言	
q̄lrow	q̄lroo	霜
jāylōw	jayloo	夏牧场

(3)南部方言中有 22 个辅音:b、p、m、d、t、n、l、r、s、z、j、č、š、y、g、k、ng、q、x、ǰ、h、w,其中 h、w 只在某些土语中才有;北部方言中,除 h、w 之外其余 20 个辅音都有。

(4)南部方言中的 g,在北部方言中的某些词里为 y,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jigirmā	jyl̄rma	二十
jigde	jiyde	沙枣

(5)南部方言中的 p,在北部方言的某些词中为 b,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poq	boq	粪
patqaq	batqaq	泥泞
pat-	bat-	沉

(6)南部方言中的 t,在北部方言的某些词首为 d,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tayar	dayar	准备
tarblz	darblz	西瓜

(7)南部方言中的某些词中 r 后的 l,在北部方言中为 d。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tūrlūū	tūrdūū	各种的
erlik	erdik	英勇的

(8)南部方言中词首的 k、q 都是送气音,而在北部方言中则为不送气音。

(9)南部方言中的某些词首的 g、ǰ,在北部方言中为 k、q。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gilem	kilem	地毯
ḡunan	qunan	三岁马

(10)南部方言保留了借词中两个 l 相邻的形式而在北部方言里则没有这种情况。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sällä	selde	缠头
mollo	moldo	毛拉

(11)南部方言的元音和谐律较松弛,北部方言的元音和谐律则较严整。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kitep~kitap	kitep	书
süret	süröt	图片
olar,olor	alar	他们
ökümet	ökümöt	政府

语法方面

(1)带有第三领属人称附加成分的名词变格时在南、北方言中有所不同。如：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与格) ataslġa	ataslna
(宾格) ataslnġ	atasln
(位格) ataslnda	ataslnnda

(2)人称代词变格,在南、北方言中有所不同

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
(与格) manga	maġa
(从格) menen	menden
(与格) sanga	saġa